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性善堂稿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沈　霽

謄錄副貢生臣杭光晋

性善堂稿卷十

宋 度正 撰

序

送徐生遊成都序

余曩次荆南忠州徐生數來謁余余曰其貌類儒者耳其言學未充因勸之學至是四年矣近自荆門走巴川訪我於樂活之下氣淳容修與曩甚異揖之坐則曰森不敏幸得從象山陸先生遊先生晦庵輩人也雅意是

道循循然啓後生從之遊者甚衆爲荆門踰年棄門人
門人無依則失聲以歸森也撫先生之柩獨至岳陽而
後歸令將之成都依江陵任先生以卒業焉敬走門下
請一言惟先生幸教余初聞其自象山來喜甚因問晦
庵在建寧安樂否猶有意仕否東南學者亦有能繼之
否既而乃及學問之次序將以發其端觀其能至性命
之際輒疑不能通遂啓問曰性相近習相遠何也余應
曰孔子之言言稟性也非言性也且性一也何嘗相近

若禀性則萬殊焉葢氣清濁不同也夫氣也者其於人也為强弱為聖愚為剛柔為緩急生而知之者此也生而無知者亦此也丹朱商均越椒叔魚之事是矣豈獨習哉猶疑弗釋又問則應之曰子姑記之未可知也語曰賢者識其大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識記也記而深思之思之而弗能通鬼神通之矣不然口問而心不存色莊而意不至他日復問斯言則耳狎之而不留雖百象山未如子何矣吾子其聽之哉余

聞伊川在成都一日游大慈寺廊下有治篾者曰易書伊川疑異人就問俯而不答祈之再三乃得其未濟三陽失位之義今子且至成都宜訪求之如遇斯人得其說反以告我紹熙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樂活度正序

送曹簡夫序

今天下之論者皆曰敵人相殘北方大亂宜進天下材畧智謀之士以為之備南康曹侯可謂材畧智謀之傑然者矣方敵人南侵蓋嘗奮空拳提孤軍折其前鋒保

全一城人到於今稱之及洞庭猖獗横行江湖殘破州縣震揺東南又嘗單騎深入以作三軍之氣而遂收其成功考其事業究其所立當今材畧智謀之士蓋未有出其右者故方其廢也天下莫不為之惜及其起也天下莫不為之喜蜀自頃年以來百孔千瘡始聞其來父兄子弟皆充然若有所恃今聞其去父兄子弟皆悵然若有所失蓋吾蜀人之論則曰宜留之於蜀使當一面以寛西顧以惠我人而天下之論則曰宜用之江淮使

捍蔽東南以為天下重以正觀之是二人者見其末而未見其本得其小而遺其大者也天下之生也久矣聖人所以治之蓋有其道其道備於帝王其迹見於詩書體之於心充之於身發之於事業陰陽以和天地以位日月以明山川以寧微馬而草木昆蟲賤馬而鳥獸鱗介亦莫不各得其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傳之於上孔子孟子窮而傳之於下孟子沒而世莫之傳千有餘載矣本朝大儒實始於遺經得之五傳而至文公朱

先生博學詳説於是大備侯少從先生遊親受大義故其見於經綸運用者章章如此正竊惟春宮既建博選師儒以充輔導使侯得與此選陳善閉邪必有大過人者今天下士與侯同學先生之門而有所聞者不少因侯以盡致之同心協志相與羽翼贊襄緝熙光明一新中興之業豈非萬世長策又何折衝禦侮之足云哉昔司馬文正公得伊川以輔哲宗其經筵開陳蓋前所未有趙忠簡公得朱子發范元長以輔孝廟其資善講説

亦前所未有然天下不以多伊川朱范而多文正忠簡古之人夫何遠哉亦為之而已矣於是侯自益昌漕易鎮宣城序以勉之云

送張森晦甫序

天下之大分原於天命而著於人心雖其人事之得失有盛有衰而此理之在天下則未嘗一日無也何謂大分求之一家則曰父子之分求之一國則曰君臣之分求之普天之下則曰中國外國之分父尊而子卑君上

而臣下中國之貴而外國之賤此天地之常經而古今之通義非有強於外而後然者也父子之分失則一家不得其理而宗族鄉黨皆知惡之矣君臣之分失則一國不得其理而匹夫匹婦皆知憂之矣中國外國之分失則將以大事小以賤凌貴天下有志之士可不含憤茹歎深思所以正救之耶靖康之變其禍極矣載籍以來未有若是其甚者也魏國張公奉命於危難之間倡明大義奬率三軍恭行天誅復我境土不幸姦臣還自

北庭賣國市和挾賊固位力主事讎之説聖意未決而江上已焚攻具易將帥示天下不復有為其後得志者輒祖其説邊鄙之害蔓延至今垂八十年矣噫少康四十年而興夏盤庚七年而興商宣王十六年而興周光武二十年而興漢非古之易而今之難也非彼之智巧而此之拙也彼之在朝者必無主和之臣而在天下者必多復讎之士是以巍巍之功若是其神速也日者上天悔禍敵人相殘中原遺黎日夜企踵南望孟子曰以

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因人心順天命中興之功其在於斯歟魏國之族有居天彭者曰晦父甞詣闕上天子書萬言論恢復大計且策北敵必亡中原必復之理時宰相方務安靖不省其言今七年而晦父之言若有徵者晦父慨然將北出劍門入漢中踰散關涉襄沔江淮以趨行都且理其言士役役利禄日夜之所謀畫志慮大率不出於此有不然者父兄必相與詆訶責罵以為不祥牘牘一律晦父麻鞋布衣不知為妻子

謀而汲汲然奔走天下思與天子經畧中原晦父之賢於人亦遠哉雖然士不貴於空言而貴於成功晦父其懋勉之

壽章運使詩序

昔司馬天章來漕益昌不鄙夷其人柔之以仁道之以禮擇其秀民若蒲生若鮮于生者使與其子温公遊由是其人之窮者有所養學者有所歸及温公相元祐順人心革王氏政事勲業巍巍震燿百世益昌之人至今

猶曰吾天章公吾溫公葢德之入人也深而人思之不忘也今上之四年以比歲水旱惻念遠俗論者謂遣使撫存宜得材徳兼茂者於是得今建陽章公於洋州徃踐其任公至之初慨然語其屬曰天章公父子百世師也小用之一方大用之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其成效大驗章章如此自今徃某政某事某教某役皆當以天章公父子為師法於是黜刀筆崇儒雅從容優游進諸生於堂而俎豆之語之修身齊家學古入官之要周旋

曲折閭閻如也諸生退而歎曰自天章公以來百有餘年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世始以功利為急其視學校庠序不啻疣贅不圖今日復見此事四方翕然挾書負笈皆願學於益昌而學之士益盛焉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章公之謂乎公生於四月七日至是學之士誦維嶽之詩歌申甫之章薦之於公以為無窮之壽其詞切其情真其皆取諸其心歟公慶歷大臣之世冑容貌偉然舉動有法中心寛閒樂易吾知其去是而兼

善天下也決矣於是乎書慶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巳

川度正序

記

潼川府東關縣社稷壇記

郡邑之有社稷風雨雷師之祭其來尚矣謹按周禮社稷為地祭之屬禮秩在五祀五嶽之上風雨師為天祀之屬而禮秩在日月星辰之後至唐天寶中又立雷師之祀於風雨師之次蓋為人生之所賴雖以土穀為重

而其所以生生不窮者豈不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而後遂焉綴之以祀亦其宜矣故後世因之不廢列之郡邑以爲故常而世俗之吏以謂孟子之論蓋嘗貴民而次社稷人謂祭祀以時而旱乾水溢則變置之故所至之邑則未嘗以孟子貴民之意而待其民平居暇日惟知以聚斂爲急教化之不修政令之不行視其善良莫知所以撫之視其饑寒莫知所以養之至其陷於辠戾則深疾之曾無哀矜惻怛之意是未嘗以孟子之

所謂貴者加乎民也至社稷之祭三代聖人之所建置禮經之所存者則往往以孟子變置之說而輕忽之乃反崇飾浮屠老子之祠金碧輝煥無所不至祭非其鬼神不顧答人蒙其害而社稷之壇壝荒廢圮壞每歲僅遵甲令春秋一至焉既退置而不問使民莫知所敬重而疾癘之間作水旱之相尋民生之多囏可歎也先儒謂勾龍氏平治水土故以配食於社共工氏播植百穀故以配食於稷及殷之興也有七年之旱故變共工氏

而置棄又欲變句龍氏而以為不可故句龍氏配食如故而棄遂配稷焉夏社之書亡無以考信今以理推之知其必不然也夫孟子所謂變置者意其以為地之不吉改卜其地庶幾土地所安風氣所宜於以導和氣致休祥云耳非謂變易其配食之神也夫政之背令之煩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旱乾水溢從而應之而神何辠今以旱乾水溢而變其所配則與夫辠歲者何以異正是以知孟子之意決不然也閉封趙善遡澤深為東關

始至之三日謁社稷退而歎曰人生之所賴者在此而不嚴若是是尚可緩乎乃因其地廣之為壇四左為社社之次為風伯右為稷稷之次為雨師雷師壇皆三成社之址方二丈五寸崇尺五寸其餘崇皆殺六寸稷之崇廣亦如之風伯之址方一丈六寸其餘崇皆殺一寸雨師雷師之崇廣亦如之為齋廬於後以供祭事為門廡於前以嚴扃鐍為土墻以周之後崇六尺前及左右皆崇五尺而厚皆五尺經始於嘉定七年九月甲子落成於次年二月庚寅書來求文以記之正竊

以為今之為邑者惟其不知學是以所當輕者反重而所當重者反輕事失其序而茍且鄙陋庶幾於古人者少澤深兄弟少從師友講明學問而不專以科舉之文為學今其所立如此是可書也校書郎臨邛魏侯詳刑本路首嚴選舉之法不妄許與故所得皆一時之勝而澤深與焉吾澤深之為邑亦槩可知矣因備書以示來者嘉定丙子正月甲子日奉議郎新權發遣懐安軍兼管内勸農事山陽度正記

中江縣重修學記

先王之所以教皆因人心之有而順導之非有所强之於外也故其為教也易而成材也衆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先王因之以成其孝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因之以成其悌此弟子之職所以為小學之教蓋立身行已之本幼而學之者也夫人莫不有惻隱之心充之可以為仁莫不有羞惡之心充之可以為義莫不有辭遜之心充之可以為禮莫不有是非之心充之可以為智此大人之事所以為大學之教蓋齊家治國之

本壯而行之者也後世設為學校庠序以養之詩書禮樂以教之其於古之道也可謂近矣然試之以科舉考之以經義詩賦論策則皆先王之所未有者然其所以為此者亦惟曰使之推其心之所有載之於言以見其所蘊之淺深疏密云耳夫苟能推其心之所有則其於先王之教豈不尚庶幾哉國朝自藝祖皇帝以揖遜得天下兩幸太學列聖因之開設學校尊崇師儒內自京師外薄四海州縣莫不有學至於講明先王之遺言紹

續洙泗不傳之緒風化之美無愧三代視秦漢而下蓋
過之矣然自仁宗之世取湖州安定先生之法以為太
學法然後太學之所以為教者定自伊川先生侍太中
公為漢州起止止先生中允宇文公為教官然後人知
列郡之學不可以無師自司馬文正公之孫為玉山令
邀晦庵先生於道請為諸生講說然後人知縣之學亦
以得師為美蓋學校之不修則士無所於學而師之不
立則學者亦將何以質疑請問必二者交舉然後可以

明教化美風俗淑人才可不念哉成都宇文峒為中江酒官始至適科調繁與知府事眉山李侯以為材使兼縣事朔望造學宮歲久不葺日就頹圮則歎曰俎豆之事文教所繫豈以軍旅數起大夫久役而遂廢耶於是以其餘力銖積寸累而一新之內而夫子之宮堂宇齋廬庖廚門觀以至外之墻圍無不畢備腐者易之堊者飾之嚴嚴翼翼多士慰喜又創為一祠以祀濂溪而下諸老先生以示學者趨向抑亦可謂知所本矣書來請正文以

為記正閩邑之士蓋嘗有遊東南講聞師友之微言而歸者來者或能致之使發其大端以私淑諸人异時必有卓然而興起者此又所以修建者之本意學者不可不知也尚其勉之峒即止止先生四世之從孫也嘉定十四年二月五日記

四先生畫像記

紹熙二年正始來見劉公德修於漕使者之第公辱館之門已而正首言濂溪周先生幸仕敝鄉宜有祠於學

官祠當以明道伊川配公下其說有司求二先生像不得則訪之堅父家堅父固有二先生書無其像迺徧求之遺老故家遂併得横渠康節四像於懿恪王公世孫馬既以付有司具祠矣正歸舉以相示曰此中原舊物也正晚生不及親見四先生道德之容不知肖否冠皆今三山帽獨康節小異唇有翼圜之迺伊川内服純白袍以黄草色之透見内服明道康節袍以黄土色之不見内服項間見者明道皁康節杏紅領皆白横渠内服

白道袍如内服之色領緑皂下横幅三先生之袍亦如之繫皆以絛今呂公絛也履皆白大抵明道横渠康節冬服伊川夏服明道袖而立貌方而多髯有坐如枯木言如春風之意横渠拱而立貌圓而寡髯有至大至剛以直之意康節竦而立貌癯而身大有傲睨萬物之意伊川左執絛右執麈尾粲然而立有溫而厲威而不猛之意每一觀之如親見四先生也像之上序贊各一首康節門人洛陽楊怡作書以隸正書留遂得之載與俱

來淨掃一室安之其中起敬起愛噫四先生之像其存者如是至心之精微則有若易傳有若遺書有若正蒙有若皇極經世後之學者不得於心勿求於貌可也五年月山陽度正記

尚賢堂記

三代教養取士之法至周而大備今其見於記載者國有學鄉有校黨有庠遂有序家有塾本之以知仁聖義中和申之以孝友睦婣任䘏成之以禮樂射御書數至

於三年之久道德行藝之既成然後鄉老及鄉大夫親以賢能之書獻於王而施於用焉夫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蓋臨之以三公之重也鄉舉里選乃鄉大夫之事而重之以三公蓋合六鄉而參校之也州長之官於此又大考其州里之民而贊其廢興之決人之情始勤而終惰者不能無之至於有廢有興而後賢者勸而不肖者知所勉夫其教之之詳如此其切待之之重如此其至而其去取之嚴又如此其不茍此濟濟多士所以獨盛

於有周之世也然其合六鄉之士而登進之也豈徒曰會之澤宮而漠然無以致其道路勤苦之意哉蓋周之制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此雖所以待四方諸侯賓客然周之制以賓禮待士則士固在其中矣迄秦而至於漢其取士之法有孝弟力田有賢良方正每詔郡國爲之勸駕甚者加之以安車蒲輪其意猶近於古魏晉以下大抵因漢之故而損益之本朝之制視歷

代為最備故其得人之盛亦非歷代之所及然自承平之時蜀士之貢於京師者山行一月而後至於秦沙行數千里而後至於禮部蓋已難矣然當時進士之科最為貴重所至郡縣所以奉朝廷之意而禮之者為頗厚故士之往來者差易為力然蘇氏父子猶有梯天航海之歎必謁於文定張公而後能行而況其下者乎中興以來蜀士犯三峽之險涉洞庭彭蠡之風波而後達於行都其視前日益以難矣而又重之以秭歸夷陵蘄陽雁

汲征商之戹故蜀士之貧不能行則有託以他事願附
科目之末而不敢往者此豈朝廷所以取士而士之願
獻芻蕘之忠於天子之本心哉士病此久矣成都房君
某慨然曰吾承先人之遺業幸有餘力願求有以助之且
為一鄉之勸於是出其錢若干貫得田若干畝於其鄉
名之曰尚賢莊又為之庫庾若干間而大建堂於其中
亦以尚賢名之歲約收若干石積三年之收以待士之
貢於天子貢一人則并給之一人以上則均給之嗚呼

而今而後一鄉之士患不學學而得貢於天子者遂無貧不能行之歎而天子臨軒策士遠方芻蕘之言得以畢達房君之於是舉也其為補益於世豈淺淺哉雖然士必教養之而後成材成材而後貢之天子古之道也今内有太學外有郡縣之學以處多士其教養之法亦可謂備矣然有可為士之才而外不得與於郡縣之學貧無以學而失其良心善性者鄉黨鄰里之間往往而有有能推是心以廣之使鄉黨鄰里之間士之貧而不

得與於郡縣之學者有所養以成其材其為益也又大矣觀房君之用心其賢於人也甚遠故因其請記於正而遂并告之以勉焉嘉定五年五月丙辰通直郎新通判嘉定軍府事度正記

省齋記

始正為程氏之學未得其門誦其書若迂濶於事其甚者又若謬於聖人正心不敢慢益敬以信久之其言稍稍若可曉者會舉進士貢行在欲訪程氏徒黨傳其學

至則頤正郭氏南軒張氏已相繼殂謝獨晦菴朱公無恙當其時朱又去國莫知可問歸至夷陵我宗人伯兼善甫訪舟次舊聞名德齒以尺之昚其舉動果異比往謁拜其母於堂道家世外問所學則曰吾鄉郭先生程氏的孫也受兼山之學篤於中庸隱長楊山晚年道益尊濟幸得登其門聞誨言一二正聞頤正久矣恨不見聞善甫説大喜願請益出論語一篇皆善甫手筆記其師説者因舉吾與點也章又舉鄉黨篇其説宏博若決

江河東注之海雖百川紛紜往復曲折經營天下無一勺凝滯為留二日又出易中庸贈行曰子歸求之郭氏之學盡在是矣於是慨然太息悼舊學之謬放黜異說非聖人之道不存優游於斯卒得之於孟子之性善自是卓卓始有可立之地然譬之行道之人將如京師得其道矣而道阻且脩難乎一日遂至而歷覽國中之勝也則亦汲汲焉而已矣叔父明仲少力學業進士有聲於時已而排於有司年幾五十困折不遂退處於家不

恕不尤闕齋以讀書欲反已內觀求所未到遂取曾子之言名其齋曰省而移書於正曰子為我記之正晚生固辭不獲命則序列其所聞者以塞責焉雖然竊嘗聞之矣曾子之學本於守約而動反諸身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蓋得於曾子其學也斯可謂之至矣然程氏之徒有為其學者曰某一日三檢身焉彼欲以曾子律已者程子曰若是者失之矣叔父老於風波年高德劭又能深味厚言得曾子所以存心體驗而充廣之造次

顛沛無須臾離焉則所謂一以貫之者當不煩繩削而自合矣顧叔父教之

性善堂稿卷十一

宋 度正 撰

記

仁智堂記

由錦官北過新都少折而東是為金堂金堂始有山山行數里山愈高地愈峻又東至石城紫雲之峰拔出天際蔚然為蜀山之秀金鴈之江既入於峽束於兩山之間而不得肆山之石又從而阨之則雷怒霆擊若不可

犯夏秋水潦汎溢洶湧湍悍觀者為之股慄由石城以東山之高者逶迤曲折舒徐而下水之激者亦復優游平易安行於地中又東至郡城之東逶迤曲折者化而為坡阜優游平易者豬而為湖湖之廣數百畝霜降水落則其光可鑑有鳧鴈千百日遊其中而坡阜之間松栢蕭踈神祠佛宮麥畦菜圃間見錯出明爽如畫前人於城堞之上作堂以領之名曰仁智其來舊矣嘉定九年冬十二月正始至樂之與賔客從容其間夜而忘歸

惟是墻垣頹圮棟宇欹側每風自北來則動蕩震摇殆不可居欲撤而新之未暇也明年夏六月大雨連日夜不止自以事多繆戾天降之罰中心恐懼將詣而禱於山川之神忽有聲甚巨使人視之城裂于江堂亦摧壓明日雨止遂議改築計其功役而以其事屬之簽書判官事張大光斲石以護其基為小屋以庇其址增其柱礎厚其垣墉以禦大風雨斥其溜槽前為南厦以防腐敗閱三月而後成既成因復其顔而記之自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峙而為山流而為川亦已久矣至孔子始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静何也夫天地之間萬物皆備人生其間有目者即有見有耳者即有聞然習矣而不察行之而不著日由其中而莫之知者則亦衆矣夫惟知性之原識道之體上下與天地同流者為能見之是故在川上者不知其幾獨孔子歎其不舍晝夜而人莫之察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獨曽點之見如此而三子者不然也夫山之性静而動之用存

水之性動而静之用在雲興於山氤氲充塞而時雨降焉水流于川停涵浸灌而草木茂焉豈不曰静者以動為用動者以静為用與夫使動而無静静而無動則造化之用天地之功亦有時而息矣反之於身静者淵嘿也故壽動者雷聲也故樂惟其淵嘿故沉潛而暇豫惟其雷聲故條達而踈暢然則沉潛暇豫者其味永條達踈暢者其意適嘗登斯堂覽觀山川之勝深味乎孔子之言而求其所以然當自得之大光之祖嘗為懷安有

惠政人思之是役也亦其志云嘉定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山陽度正記

眉山蘇氏思敬亭記

眉山蘇梓存規謂正曰梓之先君子去文忠文定之世為未遠生平自力於學當世賢士大夫聞其風者率以禮幣羅致使子若弟從受業而士之從吾先君子遊者往往多有聞於世獨先君子不偶齎志以沒今既葬矣重惟先君子以敬名其燕居之室而其平生之所自得

者實在於此梓兄弟不肖不學懼無以祇承遺訓今將

作墓道之牓扁以思敬蓋將朝夕瞻仰亢以致人子終

身之思慕也子盍為我記之正謝不敢而存規足數及

門叙其兄樟之意請之不置正惟存規兄弟拳拳之誠

有不得而終辭者則揖之坐而問焉夫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其所以為性者旣無有不善則其發於身接於事

物者宜亦無有不至而無所事乎存養持循之力也然

一氣之流行於天地間者有清濁之不齊而人生乎其

間者遂有昏明之異苟不知所以復其固有之性而澄其易溺之情則物交物而喜怒哀樂之發膠膠擾擾將蕩然莫知其所止矣是故君子之學以敬為本敬者所以一其心定之於内以禦乎其外者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君子敬而無失則内外賓主本末精粗有不可得而亂夫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其要在於毋不敬則敬之為用至是有不可勝用者矣子之先君所以周旋環堵之宫所以存諸心履諸身以及於後世子孫者不在於

是乎雖然子之所以致其思者豈徒思之云爾哉夫人之一身父母之遺體也於父母之遺體苟焉而莫知愛委焉而莫知重則不敬莫大乎是世之君子曷嘗自以為無哉父母之几杖則知所以藏之父母之犬馬則知所以養之至於父母之遺體獨不知所以貴重之戕賊其良心毀傷其善性蓋有憯然而不自知者豈愛父母之遺體不若几杖犬馬哉弗思而已矣今子既知所以思矣子之先君平日之所以用其敬者何如也子思子

之先君所以敬身者而敬其身焉可也由是而推之子之先君敬道義焉子思道義而服行之以用其敬焉可也子之先君敬師友焉子思師友而尊事之以用其敬焉可也子之先君敬古聖人之格言焉子思古聖人之格言探求之充廣之以用其敬焉可也由是而推之至於一草一木如南國之人愛召伯之甘棠焉亦無所不用其敬夫如是則窮不失義而有以安其窮達不離道而有以致其用思敬之義庶乎其得矣子以為如何存

規躍然曰是吾心也遂書以與之使歸刻焉敬堂諱恭孫字伯儉事具後溪先生所述墓誌嘉定六年八月旦日奉議郎通判嘉定軍府兼管内勸農事賜緋魚袋山陽度正記

愛蓮亭記

正所居大門之東偏有小池焉其形如圭種蓮二本單葉紅花者藕如竹千葉白花者藕如兒子股於是架亭其上取濂溪之説目之曰愛蓮或曰萬物生生一理也

學者妄生愛惡非私也耶主人對曰善哉問也自孟子没聖道中絶異端並起學者陷溺於其中秦漢以來無大見識得聖人門户為之破迷刮昏其間良材美質不知幾許人大牵窮高極遠自以為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惜哉且天地之間萬物備焉或為人或為禽或為獸或為草木冠萬物而貴者人而已禽之屬如鳳如雉如凫如雞如鴻如鴈如梟如鴟不可勝紀其間冠禽而貴者鳳而已獸之屬如麟如虎如馬如牛如豕如羊如

貌如貅不可勝名其間冠獸而貴者麟而已草木之屬亦然草有薰有蕕木有材有不材豈一槩哉夫絪緼相感而化生品物流形或小或大或短或長或夭或壽或美或惡是皆不得已而然孟子所謂物之情者也天地尚不能私況於人乎子反而求之有餘矣

臨齋記

天地之間不越陰陽兩端而已然陰陽有進退而其道有消長方其進也陽雖微而不足慮及其退也陰雖盛

而深可憂葢進則長長則盛退則消消則微理之必然也聖人作易惟乾坤純體之外其餘震坎艮為陽巽離兊為陰陽卦宜若多陽也而反多陰陰卦宜若多陰也而反多陽何也葢陽卦則陽之方進也陽之方進則陰之多也其消也可立而待矣陰卦則陰之方進也陰之方進則陽之多也其消也亦不旋踵矣可不察乎一陽之生其卦為復二陽浸長其卦為臨復之初固已元吉臨之初與二皆能以誠感物有吉之義葢其道浸長而

其進為未已也聖人于復則原其始曰七日來復言其進之難也于臨則要其終曰八月有凶語其消之易也臨剛長之卦六爻皆吉無咎蓋凶者遯也一陰生為姤二陰浸長為遯陰長則陽消聖人于剛之浸長已致其戒其為後世慮者豈不遠哉此天地之間陰陽進退消長之理耳其在人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間亦進退消長之機也夫人心者陰之為也道心者陽之為也道心長則人心消人心長則道心消無間之容息甚

可畏也返求諸心良知良能無不畢具遏人慾于未萌循天理於當然充惻隱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充羞惡之心則義不可勝用辭遜是非亦莫不然若夫忘其所固有而惟外物之徇則道心日消人心日長其不為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者幾希矣顔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盖得於復之初九其始盖甚微也然其進而未已克己復禮三月不違至於為邦之問聖人遽以四代禮樂許之盖自復而進於臨也宰我善為説辭

孔子置之言語之科考其所至盖已在於冉伯牛仲弓之下而出乎子貢子路之上矣使之修辭而立其誠言顧行行顧言雖進於聖人可也而道不勝慾求仁之念日消而怠忽之心日勝其末也至於晝寢焉故孔子他日斷然以為不仁而切責之若予者豈非自跆而遯自遯而剥不知自反者耶潼川費百矩强敏之士也蚤知誦習師友淵源之書頃以諸生敷奏大廷天子擢為第三議論深遠粹然一出於正得獻納之體識者偉之今

佐大幕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以補益者爲多又以臨名其齋以勵其志而求其說於正是蓋知以剛德自進進而未已者也夫能自强不息則積善在身猶陽之長其於古之聖賢何遠之有故正爲陳顔子之所以進者爲法而以宰我之所以退者爲戒所以爲法者願伯矩勉之所以爲戒者正因以自警云爾

敷文閣直學士安撫制置使長沙吳公生祠記

自三代而下大學之道不明士之所以爲學者不過章

句文詞之末不原於致知格物不本於正心誠意故其
為用內不足以治身外不足以治天下國家而隨世以
就功業者往往出於權謀智巧而不由於學則遂以學
為迂緩而不切於世用彼所謂學乃世俗之所謂學而
非聖賢之所謂學也而可不察哉孔子之門其學之幾
於聖人者顏子曾子而已顏子不幸而不及於用曾子
又不遇而不見於用仲尼之徒三尺童子羞稱管仲而
功業乃爾至孟子時遂有欲以管仲擬孟子者其心蓋

尊孟子也而孟子不恱孟子豈好為大言以高世者哉
今且以孔子論之道至於孔子極矣魯之定公初非深
知孔子而委已以聽者也獨廹於事變勉強以用孔子
耳其攝行相事蓋俄頃之間而服強齊歸侵疆已章章
如是使其朞月三年有以極其規摹運用之功則其作
東周也决然無疑矣廼若管仲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
政如彼其久至五公子爭立而平日所以格君心之非
者遂暴白而不可掩世俗以為學者不適於用而君子

以為惟學者之用萬事而無弊也可不信哉孟子没樂
正子之徒已不能盡傳其學然孔門之書與凡平日講
論以傳授固無恙也至秦而掃地矣然秦之所以棄
夫學者非苟於棄之政謂其無用而棄之耳謂腐儒無
用獨不可求真儒用之乎此世俗之所以陋也自漢以
來孔子孟子之所為學者隱而不章晦而不明物極而
通迨乎本朝舂陵周子實始得之五傳而至長沙吴公
公之未試者固未易量而其已試者可謂章章較著在

人耳目者也始公佐司業劉公焞於廣西帥幕適值狂寇李楫為亂郡縣騷然公左右劉公冒徂暑犯瘴癘奮身而前不旋踵而一方又安者公之經畫為多其後有譖劉公於時相者相入其說黜劉公公以一介抗章力辨其冤自是大節偉然聞於天下識者謂公不畏强禦可屬大事然竟以是坎軻者久之紹熙之末入為監察御史衆論屬目風采凜然會故相趙公汝愚罷去朋黨之論起公遂斥於外凡十有餘年方稍復收用而兵端

已閞諸將屢敗衂廼以公宣撫荆襄治於荆州時敵騎衝荆門叩安陸且蹂踐景陵之境荆州孤危士大夫多引去留者才數人而已公以為荆州吳蜀之脉一揺足則首尾衡决遂毅然不顧修城池備器械為不可動之計撫存其人至誠懇惻於是人人皆有固志而敵亦不敢犯襄陽圍猶未解而蜀將以畔聞公即日遣將料簡士卒控拒三峽將謀討賊蜀人素聞公名謂公必來人心大慰朝廷益知公可用遂以宣諭使使於蜀公以耆

德感夏遠役人不堪其憂公慨念王事無甚難之色所至周咨博謀盡得利害之實以聞於是下情上通蜀人按堵已而遂以蜀帥之任屬於公公之所以能爾者皆學問之功理明義精動中機會而非偶然也蓋公之學得於南軒先生南軒得於五峰五峰得於其父文定公文定公親見伊川門人謝顯道侯師聖而考論之其淵源遠矣自公再命作帥未及下車則曰興學校正人心非第一義乎於是揭白鹿學規以道學者趨向刋程氏

遺書經學使知淵源所自朔望必至學宫親與諸生周
旋又擇知經者俾與諸生陳說大義而公動容貌出詞
氣誾誾侃侃觀者歎息聞者興起士風爲之一變焉石
室之學通養六十州之士至是來者甚衆學廩將乏有
富室之田當籍於官者或曰歸之有司可濟用度公曰
如此是利之也所益幾何而所損多矣於是以其半繼
絶以其半養士公之政大率如此初公之來議祠濂溪
明道伊川三先生於學而又從以晦菴南軒又謂故禮

部郎中范公遊晦菴南軒之門而傳其學者實為鄉先生遂併列之於是天子名公將用之行有日學之士請於教官願圖公於諸老先生之後以為學者無窮之思教官雖如其請而度公不悅不敢以告尋校藝它郡岷陽蘇在鎔實攝其職董其事訖工謂正曰願有以記之正惟公在蜀三年勸農桑興孝悌黜姦惡掩骼埋胔養老恤孤嚴教閱振軍伍修官寺之壞通溝洫之廢凡可以為根本之計久遠之慮者無不為為之無不至其可

書者蓋甚衆然正獨詳於學校之事且備論學之功用者所以明風化之本使來者有考云耳嘉定三年三月乙卯門生通直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主管勸農事山陽度正謹記

南峰黄氏第一峰修路記

嘉定十三年正奉親赴重慶四月初吉次樓灘從叔之婿黄膺辰夢得自其家來迓時一春亢旱至是大雨連日夜不止平地泥深尺明日上第一峰望尖子山仰而

上步一失輒退數尺困躓久之而後至於峰頂峰回路轉復俯而下步一失輒進數尺趨蹶久之而後至於夢得家坐定正曰是道也西達普簡以至於成都東達於重慶以通於東南商賈之往來冠蓋之東西行者日不知其幾以正之崎嶇艱阻知人之不易也正嘗從行都趨建陽見晦菴先生道江山登栖霞栖霞之高殆與此峯相上下然人由之不以為苦者好事者累石而梯級之也今若有能如修栖霞者積累而修之則可使與坦

塗無異顧何難之有夫人患不為耳夢得之母顧夢得曰斯言也有會於吾心汝其圖之今年秋夢得來言曰歲辛中熟吾奉吾母之命命工斵石起九月至十月親董其事今為八十餘丈鄰士王之珍亦慕而為之為二十餘丈自今以後過吾里者雖霖潦之久泥淖之深亦無所病焉願記之以示來者昔李太白賦蜀道難極言蜀道之險後人反而賡之作蜀道易蜀道豈有難易哉特存乎此心而已心險則難平則易此古今不易之路

也然正觀世之人往往多藏厚積不肯拔一毛以利人其視人之饑寒窮困顛踣於道路者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泰然不以動其心自以為得計也不知多藏厚積無益於已而適所以愚子孫子孫既愚未有不敗者敗而悔之則已無及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可不信哉夢得之家曾不及中人而能自竭其財力無所愛吝汲汲孜孜期於濟人使夢得得行其志必有可觀者夢得讀書應舉者富於文而工於

詩詩精深圓熟得古人律度令其所立如此大未可量也夢得之母楊氏故夔州路帥司幹官元申妹也有柏舟之操好仁而喜義尤為一鄉所推重云

華藏義冢記

淳熙八年夏五月蜀旱冬民饑於是有司下州縣寛租賦發常平米且誘民出粟甚急於時州縣吏多不稱職弗能奔走承命講究方略反惜毫末弗肯子民而子之者亦不得其術雖有賑濟之虛名亡賑濟之實利饑民

無所得由是居者死於家行者死於道其強壯而可以幸免者則散而之他故死者又無以埊焉後六年今轉運判官趙公善轝來眂事則下州縣議收而掩之議下之日鄉人有為浮屠者曉聰幼從吾人游慷慨喜名義唱言於人曰吾雖力薄尚足辦事乃訪其鄉凡得若干人以某年十一月某日穴而藏之廟山之下事成而來告曰願有所記予以為古者國不足則資於民民不足則資於國上下相資用以濟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不

至於大困今也不然易於取民而難於濟民平居無事中下之户大抵乏食一遇凶年則不免於流轉為之有司者不過咨嗟歎息付之無可奈何未有一人能奮然盡力以期於活人者此甚可歎也夫盡力以活人猶不免焉則死者於我將無憾矣萬一有可救之道為民上者弗能盡力以救之凡饑而死者皆能無憾乎嗚呼耕也弗免於饑餒也不免於寒死也不免於暴露君子又何尤焉故余因曉聰之請畧道其事以告於當世仁人

君子顧無罪歲而已曉聰姓楊氏其居曰華藏云十五年正月二十有七日樂活布衣度正記

掩馬記

慶元三年正月鄉舍調官闕下既踰宣城六月八日發朱唐度十許里有馬尸於地旁無人問之往來者或曰天廄馬也方從西來或曰民馬也病而死或曰非病也國馬也日行千里羣驚馬惡其異已曹踶而嚙之校人莫營馬不勝其毒遂死是時連日大雨青蠅集於口口

且腐不掩不埋正心惻然曰生則用其力死則棄之塗人理其殆舛歟夫子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狗馬物也人物之有仁義者也馬以載狗以警人役也死則恤之非厚也仁義之道耳噫狗馬異類也其有功德於人微也古人其待之也如此況同類乎況有大功德於人者乎馬哉馬哉正因汝有感也古之人心如此後之人心如彼何其異也後之人其於狗馬則既失之矣其視人能如古之待狗馬者乎馬哉馬哉

正悲人心之漓而傷禮義之消亡也於是命從者采山之草加諸上而掩之遂為記

性善堂稿卷十二

宋 度正 撰

頌

皇帝詣壽康宮上壽頌并序

皇帝祇承內禪兢兢業業夙夜不敢康惟五年八月

皇帝若曰於戲惟天佑於我家太上皇帝聖躬清明

我其率由家法丙戌遂入覲於壽康宮親奉玉巵上

萬年壽於是天地神人下至昆蟲草木無不歡喜怡

豫昔漢宣帝得丙吉魏相遂躋中興鄉人王褒實頌歌之載之萬世至今盈人耳目况今皇帝陛下聖孝日隆神功偉行揭若日月而雅頌不作愚不肖竊以經術分教遠方輒慕王褒述作之義寓之比興斐然成章固不足以發揮光明貽之諸生俾歌於庠序以彰聖朝孝治之美焉其詞曰

赫赫藝祖受命作君惟孝惟悌惟儉惟勤裕我後聖大綱振振上帝眷祐於穆不已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如塤

如篪如角如徵如春溶溶如水瀰瀰亦越孝祖高宗是嗣廼繼廼志廼述廼事用廸廼猷用傳萬世爰及太上有隆無替太上勤止廼命嗣皇皇受慈訓于啟有光兢兢業業不敢怠荒皇惟五年百度孔彰皇曰聖父其康其強皇祖有訓承顏薦觴皇曰休哉我其肅將仲春丙戌載吉載良廼冠通天衮衣繡裳廼駕鸞輅廼朝壽康乾清坤寧日光月明百工後先八鑾鏘鏘亦既見止歡聲載揚聖父欣欣聖子洋洋皇拜曰休惟天降祥四海

會同年穀豐穰庸闡彝儀仰惟舊章聖父曰俞美哉允臧其酌維何維天之漿其脩維何維瓊之肪其實維何維山之粱其祝維何萬壽無疆天地咸喜宗祖嘉止三宫愉愉百僚濟濟亦有黄童亦有齯齒自東徂西孔樂愷悌于以享帝何神不格于以導人何人不服皇帝一舉四方穆穆穆穆皇帝千禄百福子子孫孫時萬時億昔韓富歐公相我英宗殫竭一心畢協兩宫今爾羣公既孝且忠以憂以勞以彌以縫允對王休卒茂迺功正

拜稽首永播清風

銘

充養堂銘并序

廣平程季與取後溪先生勉之之言名其堂曰充養正嘉其善於自擇也因發其義而為之銘

維皇上帝降衷于人仁義禮知其性也均惟氣運行有清有濁雖曰生知何嘗不學反求諸心其端甚微學者於此充之養之充其所知益加存養養之既至所充益

廣如火始炎如泉始達茍能充之光輝發越如木斯萌如苗斯長養而無害塞乎穹壤於斯二者互用其工行著習察聖人同功惟昔孟子嘗言其端勉哉來者請事斯言

止善堂銘并序

環源潘章季淵相從為學趨向甚正以止善名其讀書之堂正喜其善於自擇也因其歸為之銘以勉之

天之生民厥有常性學以道之不失其正其學如何由

小至大如彼百川至於河海方少之時洒掃應對毋怠
毋忽敬以直內及其既壯明德新民天下一家中國一
人於斯二者將安所之善之不至惟日孜孜人之一心
昭昭日月浮雲蔽之其光則缺學者於此閑邪存誠既
周於德粲然復明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放之四海相觀
而化始焉不及終也過之流於異端君子不為卓哉顏
子未見其止嗟我後學烏乎云已

誠齋銘 并序

龍會文炳葺其讀書之室謁名於堅甫堅甫名之曰誠齋正因廣堅甫之意而為之銘

人之一身萬物皆備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反身以觀孰非吾事朝夕孜孜罔敢忽易勿慢其大勿遺其細必躬必親必行必至及其至之樂則生矣生之非他惟誠而已大哉誠乎道義之門正心修身匪誠勿存事親從兄匪誠勿敦誠之則明匪誠則昏明明此心毫釐勿差易曰无妄詩曰無邪以賛化育以經

邦家自微而著自邇而遐用之不匱粹然無瑕吾以為誠人以為偽載省其中勿怍勿愧我其安之終身勿替

青石劉申孫企濂齋銘

㳟惟洙泗篤生聖人天實命之以作六經六經之道揭若日月孟子既沒其學遂絶千有餘載非無大賢自以為是而非其傳維兹舂陵濂溪之濆是生大儒以興斯文其興維何窮理盡性明我此心以合前聖前聖之心至是靡藏百年之間愈久彌光後生弗利肆其詆欺彼

其之子即背而馳捨此則利蹈之斯厄舉世紛紛莫知所擇惟我同志恨不同時誦其遺書企而望之望之在前如聞其音虛已以聽庶得於心詩云伐柯其則不遠苟欲至之其可不勉

主友齋銘并序

正向從傳用之得伊川所遺其祖大夫手謁攜至晦菴先生為書其後謂大夫周旋周程師弟子間知所主友而因以信其為人用之之子與行見之曰吾先

世之所以垂裕於後之人者實在於此遂以主友名其齋正嘉其志因為之銘以勉之

士生千載而志於學遺經雖存微言則邈欲叩其端必資先覺先覺之士道之所存委躬請事師嚴道尊豈無同志共登其門進則問辨退則講論昔者曾子親承聖教其所取者犯而不校加以內省乃貫於道秦漢以來寖失其傳紛紛百家擾擾異端異端無用百家無原在於聖門斯不足觀觀其所主既得其正觀其所友靡不

受命非自暴棄曷不由聖亦既得之固不在身以成其德以輔其仁為之由巳而非由人吾言雖陋請書諸紳

贊

晦庵先生畫像贊并序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其别為六十四伏羲得之而為伏羲文王得之而為文王周公孔子得之而為周公孔子乾之彖曰元亨利貞坤之彖亦曰元亨利牝馬之貞何也蓋自

其理而言之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何也葢自其數而推之也孟子既沒之後此理固已湮晦不明而其所謂數者亦遂流於術家其學不傳亦已久矣本朝周子兩程子張子得其理邵子復得其數然言理者詳於理而畧於數考數者詳於數而畧於理惟吾先生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擴而充之有以極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太極動静生陰生陽引而伸之有以盡夫天地萬物之變聖門所

傳至是粲然復明矣然則孔子之道豈非集伏羲文
王周公之大成吾先生之學豈非集周子兩程子張
子邵子之大成也歟正也用述所知以為賛
斯文之興如日光輝曾不百年知者已希篤生先生卓
哉巍巍巍巍精粗本末邪正是非或隱或見或顯或微鬼神
之迹造化之機根於太極形於範圍如魚斯躍如鳶高
飛全體妙用無不發揮百世之下莫之能違維時宗正
引之經闈啟心沃心朝夕天威小人間之浩然賦歸歸

於建溪言采其薇其貌也癯其道也肥學者遠來如渴如饑誾誾侃侃春風浴沂正也狂簡先覺是希曰收放心勉焉庶幾敢不服膺以詹以依以飲以食以冠以衣其忍背之以取誚譏嗚呼先生之言今亦不可得而聞也噫嘉定十年三月八日門人度正書

祀文

嘉定三年秋八月上丁釋奠四賢文

敢昭告於濂溪先生恭惟先生得洙泗不傳之學而當

聖宋全盛之際是宜明良相遇千載一時而卒老於外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使先生得臯夔伊傅之位流澤當世固甚美矣太極通書何自而見邪然則先生之學雖不獲用於一時而其道亦光明萬世先生之不用後之學者之幸也正生於先生宦遊之鄉去先生之世未遠賴父師之訓少而服膺焉今年踰不惑粗知以義理為樂者願循其所樂終身樂之茲有事於先

聖先師敢率同志恭陳明薦尚享

敢昭告於橫渠先生恭惟先生繼去聖之絶學講先王之仁政經綸之志猶幸遭大有為之君禮樂其庶幾矣會金陵得志卒不見用然西銘之書發前聖之未言示後之學者求仁之要豈曰小補之哉正不敏去先生之世幸未遠賴父師之訓少而服膺焉

敢昭告於明道先生恭惟先生以孔孟之道遇堯舜之主造膝之言沃心之論亦嘗蒙明睿之照矣然仁義之談終不足以勝功利之説卷而懷之若將有待及夫公

論既定人望攸屬而先生不幸早世行之當時者既不久筆之後世者亦未能然而門人高弟所以記其微言懿行皦如也夫何歉乎哉

敢昭告於伊川先生正惟洙泗之學濂溪倡之於江南橫渠倡之於關西至先生兄弟本末精粗粲然大備矣以宣仁聖烈知人之哲神宗聖性之高元祐諸老德義之粹先生猶不能安其身行其學然則以身任道而不合於世非獨先生然也孔孟皆然也所從來遠矣然自

黨論起白黒易位至有乞禁其著書絶其游從者自昔
大賢之屈竆謂無如先生者其道光顯亦無如先生者
抑之而愈尊戹之而愈明庸非天理耶

又告四賢文

敢昭告於濂溪先生恭惟先生受天畀付紹開絶學發
太極之妙明聖傳之統口授當時書傳後世有志之士
踐而修之可以深造自得入乎聖賢之域推原所自實
先生啓之正少也幸知誦習先生遺書今兹備員下邑

有民有社有學每恨無以承宣風化重惟先生之道學者共傳矧常來遊於蜀蜀之賢人君子實師尊之故家遺俗猶有存者廟貌其可闕耶是用肖形於學庶幾學者起敬起慕私淑諸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今兹有事於先聖先師敢以菲儀共陳明薦尚饗

敢昭告於橫渠先生恭惟先生奮乎千載之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求仁之方入德之序微言奥義揭若日月正服膺遺訓兹焉

試吏有民有社懼無以承宣風化載嚴廟貌列之學宫庶
吾黨之士知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敢昭告於明道先生惟先生兄弟致知力行發明千載
不傳之秘以身任道師於濂溪啓其端緒友於横渠博
而詳之洙泗之學至是顯矣正為邑於斯念終無以承
宣風化載嚴廟貌矜式國人庶幾有興起者焉
敢昭告於伊川先生惟先生兄弟倡明絶學四方學者
翕然尊仰逮其承詔旨以入講筵誦遺經以開聖學相

與同心致君堯舜獨於蜀之士深有取焉而攷之鄉校猶未有儀型之者豈迺祖迺父意耶正承乏於兹不自揆庸陋補兹缺典然區區之心葢將與學者共講斯文之傳使無負先正大儒之所以望於後之人者非直為觀美而已

祭府學三賢文

敢昭告於濂溪先生恭惟先生受天畀付紹開絶學建圖立極昭示後世自先生之存不獨中州學者師尊之

嘗遊於蜀蜀之賢人君子率師尊之載之行事葢可考
也某自早歲幸得從事於學玫論師友淵源知所宗仰
前蒙誤恩來師於蜀樂與同志共講斯道重惟祠祀尚
缺何以起敬起慕矧其啟關發鑰興起斯文厥功甚大
謹度禮殿之側石室之左式嚴宫墻欽奉貌像并以明
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饗今兹有事於先
聖先師敢以菲儀共陳明薦尚饗
敢昭告於明道先生某惟中庸大學之道不傳久矣自

先生兄弟心造躬行發明先傳訓廸後進使千載微言粲然復明尸而祝之廼學者共願矧此先生之弟舊遊之地耶配食濂溪禮亦宜之今兹有事於先聖先師敢以菲儀共陳明薦尚饗

敢昭告於伊川先生某惟道學不明斯文湮晦天將開之異人間出啓之者旣發其端洪之者亦有所待先生兄弟羣諸生於伊洛之濵窮性命之微究天人之際疏滌淵源發明藴奥師嚴道尊後學是仰矧先生舊遊之

地圖形學宮豈惟某之心實斯文之志也今玆有事於
先聖先師敢以菲儀共陳明薦尚饗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性善堂稿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舉人臣李憲喬

性善堂稿卷十三

宋 度正 撰

祭文

吳侍郎祭文

維嘉定七年歲次庚戌三月戊辰朔十一日丙子門生具位度正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判府安撫制置閣學侍郎吳公先生之靈嗚呼伊洙泗之絶學兮至皇朝而復傳粤肇端以迄今兮時僅踰於百年眇先

覺其未遠兮巳異說之紛然幸斯文之復興兮而晦翁南軒東萊三先生出焉南軒親得五峯兮懿門入其多賢公執經以祗承兮實追蹤乎淵騫風舞雩以游詠兮佩詩書以周旋究經綸於體用兮融事物而貫穿合內外以並進兮該天人而不偏胡所賦之多艱兮踐世路而迍邅值狂寇之繹騷兮悼赤子之仆顛公一介以佐幕兮望瘴鄉而直前皇恩霈其遠暢兮期指日以息肩一舉掃其餘孽兮瘡痍復乎桑田青天爛其白日兮何

宵人之當權信黨人以醜正兮誅師勞以為愆公瀝血以陳詞兮竟觸怒而莫湔遂自投於寂寞兮曠十年而不遷徐浮言之雨涸兮來細札以招延登冊府以沉潛兮覽萬古之遺編冠獬豸以升進兮儼氣類其芊芊衆目徯其敷施兮作舟楫而濟川俄黨禍之忽作兮紛縉紳其拘牽鳳凰翔於青冥兮終下擊於鷹鸇將卷懷於明時兮慨遺老於林泉方洶洶其未艾兮忽改轍而易紘復網羅以參用兮畀一節於窮邊望修門而再入兮

陪餘論於官聯曾不得一日少安兮又驅馳乎十連臣
未學乎軍旅兮嘗從事於豆籩庸夫狂以蹙國兮甚者
甘心於腥羶人情靡其振摇兮多壘充斥而駢闐皆恐
懼而畏怯兮惟退縮以自全公如山之不動兮誓一身
之棄捐奉九重之温詔兮指西土以來宣冒六月之徂
暑兮犯三峽之驚湍尊禮其才賢兮斥去其輕儇道廸
其俊秀兮發達其蒙顓規矩以教人兮俾自得於方圓
農優游於壠畝兮商賈安於市廛杕杜以勤其歸兮出

車歌以勞還何蒼蠅之營營兮謂白為黑鈍為銛浩然歸志高一室兮曽無幾微之可憐駕言出遊戾止岳麓兮羣洙泗之三千成德達才誾誾侃侃兮方仰高而鑚堅攝衣以從之遊兮何一疾而不痊豈如湘纍之在陂澤兮厭塵垢而登仙嗟小子之何知兮與賔幕之初筵嘗自謂其可教兮每握手其拳拳期之以萬里之逺兮抑推與之甚專想巍冠之濟濟兮小子或其後先歎斯言之莫酬兮欲仰訴而無縁念何尤於人兮又何上怨

乎天自古皆歸於盡兮獨斯道兮綿綿薄陳一觴有涕漣漣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劉左史祭文

維嘉定十五年歲次壬午五月戊申朔二十有九日丙子具位度其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近故顯謨閣學士後溪先生劉公之靈公以諸生入對臨軒遭遇孝宗搜羅直言遂以芻蕘擢居于前尋名自於遠外遂入綴於班聯粹踐履之清修儼容止之可觀被妙選於王府實

充員於講官慶四友之得人盛一時之羽翰會孝廟之惓勤在光宗之初元方肅清於朝綱乃遴選於臺端念不負於耳目當吐出其肺肝首遏佞倖小人之進而力追仁明君子之還不顧一身之危辱但欲朝廷之尊安遂去國於當年而擁節於東川雖名旨之屢頒竟垂旒之莫瞻值眞人之龍飛慨舊學於甘盤幸衆賢之並進而羣邪之莫干何天意之難知乃包藏於權奸旣黨論之横興又學禁之加嚴宜向之所謂仁人君子皆已斥

棄於遠外而公亦廢居於家又遷謫於荆襄之間既攘臂以無忌遂妄意於中原幾傾危於宗社而天下有識莫不為之心寒幸天意之早悟而人心之同然雖根節之已深然誅鋤之不難曾遺老之幾何皆載起而駿奔勉白首以趨朝將驅車而及門何屹屹而莫前抱耿耿而回轅然九重之念公欲再起之者未嘗不切切而天下善類視公以為出處者未嘗不拳拳也公雖在外天下有事公未嘗不密疏以進及退而在家天下善類未

嘗不仰公以為北斗而倚公以為泰山今其云亡朝廷之大政令大因革何所考問後生小子將欲講摩詩書誦習禮義者又何所歸依而思慕焉念袖書以謁公公不以為狂狷既又謁於晦翁亦復蒙其愛憐念此生之已晚幸及見於大賢自始迄今三十餘年悼晦翁之永已如公精神壽考若將未艾亦復歸於黃泉嗚呼哀哉無窮在後萬世在先將孰覺其瞶瞶將孰扶其奄奄敬寓辭於一觴不知涕泗之潸然伏惟尚饗

碑銘

補修漢故荆州刺史度侯之碑（案此碑字法甚古多難解今就其有可考據者改正餘仍其舊）

君諱尚字博平其先出自顓頊與楚同姓熊嚴之後仕楚（此一字當作周或作楚楚未必能專置掌度之官他書無可考正故闕之）奕世掌位統國法度秦兼天下遂失厥官子孫因以其官為氏代居山陽湖陸（以西京雜記元和姓纂趙明誠天下碑録跋語修入○案山陽湖陸原本脱山字今據漢書本傳增入）君藴泰和之純質秉黄中之正性智含淵藪仁隆

春暖義髙秋雲行潔冰霜慷慨壯厲臨事明敏有文武才畧通京氏易古文尚書事母至孝在家必聞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潔清有文武才畧休譽固已著矣及其典牧必拓振賢才抽拔幽逸選名所任極當世之秀士養民有道為吏清潔為政嚴峻發摘姦非人謂神明進善愛人坐以待旦傾財竭已解釋怨結拯救危急以謝承漢書及陶淵明集録八厨參修令聞彌崇暉光日新可謂盛德者已初奉歲計拜郎中除上虞長玄化潛洞百姓昭明擢任書佐

待以不凡表孝女墓侯隱儒門優賢章善遠近奇之遷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人飢開倉廩咸蒙其濟以曹娥碑謝承漢書袁宏漢紀附傳范曄漢書列傳參修凡歷數縣恩信並宣令行禁止以從父憂去官更舉孝廉為右校令是時南蠻蠢動擢拜荆州刺史躬率部曲勞逸與俱廣募蠻夷明設購賞進軍奮擊遂大破之降者數萬餘黨猶盛復激厲士衆秉其憤踴徑赴賊屯以袁宏漢紀附傳范曄漢書列傳洪氏隸釋修入殲彼兇醜殊俗賓服遠人用綏封右鄉侯遷遼東太守案遷遼東太守据漢

書作桂陽太守與此異謹識於此旬月之間蕆貉寧輯會楊賊案楊賊漢書作桂陽賊胡蘭等與此異謹識於此畔於南鄙秉征戍忿恚相與為亂攻陷桂陽焚燒郡縣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乃命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且發郡兵并勢討擊以范曄漢書本傳修入遂拜中郎將料敵制勝威謀合神持重優于營平深入則輕冠軍撫士掘于李廣御衆則逾冠恂清明之德海內稱之宣力勤慮按勤慮原本誤作勤慮今据漢書改正不矜不伐以范曄漢書冠恂傳及本傳論及陶淵明集錄八廚參修與士卒同滋味必達井辦幕然後飲

舍惠以厚下說以犯難是故所征輒克師徒無頓奔命首尾人畏威烈窮追遠討剗平多壘寇阻以清桂陽之役斬首獻馘者三千五百級以范曄漢書本傳論賛參修狂寇殄殪干戈載戢徒馬以閒朝貪厥重復拜荆州刺史以故秩居冊書慰篤因賜錢百萬餘人各有差以勞定功申命舊邦人習其政不言而治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南國之人莫不悲傷之以范曄漢書修入荆域號慕雖周人之思名伯弗此踰也于是吏感清廟之頌歎祈父之詩乃相

與琢辭于石曰於惟我侯允懿允明文武是該克忠克貞粤初發藻在彼上虞邁種厥德惟懐永圖爰施有政政在養民彰善癉惡輝光日新帝咨四岳乃命徂征㤝我王畧大寇以清民所頼矣以陶淵明録謝承袁宏紀范曄書參修匪禄是榮無言不讎帝揚厥聲俾作侯服往撫于荆惟河是經芒芒南夏千里而遐蠢兹戎醜叫呼紛呶我侯載來德威並加式遏寇虐人斯無譁育我鷄犬長我桑麻輯我疆土寧我邦家以漢紀漢書參修截彼海外績莫匪嘉天生

我侯實為民望心乎其愛四方是仰如何不永遽爾淪喪嗟嗟我侯穎異瓌奇輔以學問貫以書詩為民父母有惠有慈有勲有勞有猷有為為而不怠至理怡兮行而不息美行馳兮用而不匱實德施兮以續漢書修入没而不汚芳烈遺兮

墓誌銘

趙公茂墓誌銘

紹興末秦氏用事日久權勢熏灼士大夫率以為一德

元老最無忌憚者謂之聖臣無敢斥言其非者當是時吾鄉趙先生性以進士對策大廷以為日者士大夫為爵禄所誘威刑所迫失其本心救今日之病當以正人心為急發於忠憤且曰以括囊為深計臣知其人矣杜言路者當知以首鼠為圓機臣知其人矣主和議者當知他所言切直皆稱是考官得之大驚以為古劉蕡無遠過然亦畏秦氏終不敢以進不得已置之乙科縉紳間知其事者莫不歎服眉山唐公文若尤所推重未幾

秦氏死朝議欲擢用之而先生不幸前卒矣某結髮入
鄉校聞先生所對策語踴躍欣慕每誦之於口恨生晚
不得親拜先生師範其萬一後十餘年始識公茂公茂
先生猶子也少從先生學為人剛直持論甚確有先生
之風公茂捧鄉書時氣雄力豪謂科級可拾取已迺擯
於有司晚該特奏人疑不肯就公茂欣然而往將行謂
親友曰吾老矣所以不憚萬里風波之險者欲以疇昔
所得於叔父者傾寫於君之前草茅之語一徹宸聽吾

死瞑目矣公茂雖暮年筆力灑灑所言皆天下大計當
世之所急者既唱名而公茂復在乙科尋以病不起蜀
士之仕於朝者知其賢為治其喪歸實其年其月其日
也得年六十有三公茂諱某世家合之赤水公茂其字
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三世弗耀公茂天性至孝
丁父憂哀毀不自勝叔父為説檀弓君子執喪之禮以
慰解之公茂博通六籍行誼著於鄉里鄉人皆推尊之
前後為邑官者或以束帛羅致家塾或具禮勸請主縣

庠使諸生矜式成都豪士趙有之負其氣於人無所假
借士有不可於意往往唾其面一見公茂和顔柔色握
手相好有之折節下士公茂以德服人識者兩賢之邑
簿樊文若以文會邑之士館之龍多誘公茂掌其筆削
樊一日載酒過山中且使侑尊者歌以為樂所歌鄙俚
公茂起曰諸生蒙俎豆濟濟在列將於大夫觀禮且春
秋七子賦詩君子知其可以為列國大夫今歌詞如此
諸生何觀請徹之若必欲不廢公燕之樂則有赤壁之

賦在樊改容以謝公茂雅正清潔類如此以是登其門者循循皆有行業謄書貢籍策名仕版者亦累累相望公茂雖不用於世然積於已施諸人者亦可謂無負或問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吾於公茂其庶幾焉公茂娶王氏四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各傳一經皆治進士業孫男女九人曾孫二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塟于某山某原因其弟某來請銘且曰先君子没於行都某兄弟不得

侍疾已負終天之痛今將葳顧得吾子銘以慰九原以綬不孝之罪其與公茂父子交銘其可辭銘曰有古大賢出於吾鄉吾不得見中心不忘幸見公茂尚有遺風矢謨於君允也令終奕奕公茂再世齎志久屈必伸勉哉孫子

涪州教授陳寻由墓誌銘

正年十六七時聞南峯羅堅甫巴岳陳寻由遊郡庠皆以妙年明經屢冠諸生聲譽赫然意甚慕之已而束書

入郡城首求交於堅甫𢒰由堅甫𢒰由一見相好如手足兄弟相與為古文用力於古學而不為世俗之學堅甫少正一歲𢒰由少正二歲堅甫治春秋時𢒰由治易而正治周禮𢒰由曰吾於易亦頗窺見三聖門户然吾世經周禮今若捨吾父之業而不修則人其謂我何於是復治周禮吾鄉之為周禮數十人其間老於經者亦多正一無所畏而獨畏𢒰由也淳熙巳酉正薦於鄉堅甫薦於漕司而𢒰由偶失之其年秋正奏名外省而堅

甫偶失之其後堅甫孚由年益長所學益該貫其為文汪洋浩博矯出流俗萬萬而為吾鄉有司者輒棄之不録正每為之慨歎嘉泰辛酉孚由始薦於鄉遂為外省第二人嘉定癸酉堅甫亦為外省第二人而孚由已不及見之矣正每見堅甫語及孚由正未嘗不為之出涕也孚由諱用庚孚由其字也其先出於潤州潤州之祖仕於隋相傳揚子江有神馬時出為苗害潤州之祖設方畧獲之乘以赴闕尋得罪二子竄蜀占籍巴川之石

發六世祖彥瑫以經學教授于壁山因徙家焉瑫生承
祐祐生文進進二子次曰繼習是爲孚由之曾祖大觀
間復居巴岳之下生同超是爲孚由之祖超生子震是
爲孚由之父孚由英邁不羣讀書必求其指歸然後發
之論議故引筆數千言不休粲然皆有條理見者驚歎
其父亦曰吾家屢遷與陳氏者其此子乎吾當大吾門
閭以俟之先是舊居庳陋弗稱於是改作孚由年尚少
見其父期之遠益感激奮勵誓力學致身以承其父之

志即大書於門以記云嘗讀書巴岳山中山有全石一峯高出雲際四面望之如人置香爐於几案上者名曰香爐峯寻由愛之因自號香爐峯子暇則益取濂溪太極通書及兩程子張子遺書讀之沉思玩味以窮究夫事物性命之原惟其涵養之久停蓄之深氣剛而和言直而婉故自其成進士赴闕釋褐公卿大夫皆翕然推重授昌州教授以歸四方士子從講學者甚衆學舍不能容則請於州開貢院以館之其食於官者兩倍其舊

廪粟不足臺府各捐公帑以助乾道間昌元士人楊甲為六經圖頗便觀覽好事者版行之徧天下𡨕由曰此鄉先生之作四方宜於此取正而吾學無其書可乎遂搜訪善本重加校正仍命工筆札善圖畫者寫之刻之石以示學者吳曦叛書至𡨕由獨託疾不出曰璘父子好殺人功小而報大天厭其侈將滅之矣尋命賦題曰蜀莊隋和何以加春秋題曰盜竊寶玉大弓欲以忠義感動人心同官皆危之已而果有告其不稱元年者會

逆黨伏誅乃免甞上大帥楊公輔書責其避賊不討又責其畏避形迹不能引拔天下之士楊公大喜謂人曰是能攻吾之短者他人莫能也用舉者陞從政郎再調涪州教授或曰峽中士風寡陋奈何尋由笑曰異時伊川先生讀易於此譙侍講從之尹侍講避地於此而馮貫道從之今吾得以訪求諸老先生之嘉言善行而自勉焉吾之幸也夫何陋之有既至升堂講易探賾索隱明天地陰陽消息盈虛之理以見君子小人進退往來

之機士之自遠來者復如昌州之盛焉知州事謝侯艮好善不倦每聞其講說深用歎賞舉之曰學有源流行無瑕玷人謂此語惟𢑴由可以當之無愧嘗攝郡倅會歲旱被臺檄慮囚屬邑冒大暑往來漲江感疾遂不起實嘉定二年六月十九日也𢑴由家素貧為人廉介恬淡不肯隨世俯仰急義如飢渴不盡力不已食客常滿門所得俸隨手輒盡嘗謂廣田宅乃所以愚子孫惟喜收書書滿家囊無一錢死之日無新衣以斂客其喪于

涪陵不能歸謝侯周之乃能歸孚由事後母有至孝之行事有人之所甚難者而孚由所以處之如古卓行孝子之為而未嘗自言於人大帥吳公獵瀘帥李公寅仲漕使費公戣皆深知之而稱其難李公尤所愛重嘗以顧問科薦之孚由既沒而堂察之命始下使孚由壽考得以其平生所學少見於用其施設必有過人者悲夫孚由兩娶張氏皆邑人塏之女前室既入門相繼遭內外四喪茹苦含辛送死養生不以累孚由鄉人賢之子

七人男曰孜曰薦老早卒曰應老出為人後曰悠女長適羅仲禮次在室季早夭內外孫男二人𢒪由天才既高其為文探幽發微斬落陳言有追古作者之志其卒也得古賦詩書簡啓序記跋誌銘講義雜著等凡三十卷為爐峯集藏於家孜等將以十一年十一月丁酉併舉前夫人之喪合葬于其鄉震山之原書來請銘正惟𢒪由之父字君德經明行修鄉里推為前輩亦與正為忘年友正嘗過其家拜之今三十年𢒪由既不幸其父

亦已考終正也偶後死忍不為之銘銘曰嗚呼𦕅由篤
於典墳自其少時超然不羣事親以孝斯可事君正少
愚賤於道也勤賴此良友共興斯文天實奪之不大顯
聞彼其之子何為紛紛慨念及此心焉如焚作此銘詩
永播清芬

性善堂稿卷十四

宋 度正 撰

墓誌銘

故太原王夫人墓誌銘

正以大帥長沙吳公之招訓導渠石室遂寧譚生在二三子中貌甚淳禮甚恭退閱其贄甚通已而察其行趨向甚正某心愛之每見輒勉以卒業明年秋生來且述其父之言曰吾母棄諸孤今六年吾學無成且生不能以

祿養沒又不能顯揚潛德隱行他日何以見吾母地下吾聞度訓導令之以文學鳴者汝幸從之遊汝其以是為請庶幾愛而銘之以託不朽是汝能釋吾之責也正謝不敢而生日趨賓階以叩不可奪正重惟孝子慈孫之志拳拳如此在正有不得而終辭者則序而銘之夫人諱蔡姓王氏世為長江鉅族曾祖之皐鄉里稱其長者年九十八而終祖豐父安世少有聲場屋卒不偶鄉里人師尊之號曰王先生娶何氏生二女夫人長而賢

父母愛之嘗曰老夫婦不幸無子命也得佳壻以辦吾事足矣遂以諾譚氏子彦才彦才方登門而彦才之兄未娶而卒夫人曰吾豈可以徇私愛曠舅姑温凊耶即日歸譚氏後夫人父不禄家事凌替不堪其憂夫人思歸慰其母義不可得則迎之私室以便奉養舅姑性嚴毅夫人左右承順卒無間言夫人治家有法度量入為出以是伏臘之計常綽然有餘性好施予内賙其親戚外及其鄉黨婚者喪者生子者皆給之歲飢一鄉之人

賴之以活者甚衆有以息償者夫人笑曰緩急相濟鄉
黨之義也敢因以為利乎尤喜迎致師儒籩豆之奉束
脩之禮率皆豐潔識者多之嘉泰四年八月辛亭年六
十有九子男二人曰發曰慶女一人適李辛慶孫男三
人資深資敬資仁從余遊者資深也女三人長適孫圭
餘並㓜發以嘉定二年十月辛酉舉夫人之喪祔于先
壠距所居百步而近云初夫人嬰疾奔走省視者絡繹
於道有乞靈祠以祈延年者矣至是復持楮幣哭柩前

且醵力命浮屠薦冥福嗚呼與夫狼戾不恤生而萬口欲其速死者大異矣近世士風不競讀書為儒非不自以為高也至其臨財往往計較錙銖視寒餒仆溝壑不肯拔一毛至妄意福利則委之老佛如糞土夫人臨終訓戒子孫謂施僧道莫若濟貧乏其視鄙吝而迷溺者豈不賢哉余是以具論之銘曰性明而達行粹而温匪善弗為匪仁弗存種德之報在其子孫諸孫詵詵必大其門我作銘詩以詔來昆

郭安人墓誌銘

安人姓郭氏系出汾陽世遠莫得其次入國朝有任左侍禁者始占籍于河南諱遂即安人之高祖也曾祖諱英騏驥使祖諱子齊昭信軍節度使皇考諱師仁武翼大夫皇妣崔恭人治家有禮法三子惟安人為已出慈愛備至然教訓嚴切未嘗少假以是女工之事及史傳所載可為閫範者無不通曉及笄議所適有以趙公公侍為言者崔恭人曰是嘗奏請斬蔡太師者趙正言之

子乎吾得聯姻是家足矣於是遂以安人歸之時未仕
後補信承郎終於武翼郎世稱靜淵老人是也安人既
廟見以不及事姑舅歲時祭祀特致其謹内外親戚莫
不信重之正言十一子時四仕於蘷長婦疫按疫字疑誤令
人次婦王宜人次婦勾安人皆文獻故家婦德婦儀為
一時矜式安人周旋其間譽彌著人無間言部使者晁
公公遡夫人以姻婭時會集之嘗目為禮門四婦安人
性恬淡勤儉自將起鷄鳴焚香誦其佛書遲明戒婢僕

掃堂戶之塵設席正坐夫婦相對如賔動止有常風雨不渝始族黨合居食指百數雖有室家者莫敢異爨猶子彦邁彦遒幼孤育於安人教之尤篤卒以科名自奮其他諸子姪撫愛各得其心其後仕於外舉動稍過必曰安人得無知之每之官雖遠郡必迂路求教安人則必戒之曰吾視今之族人身既達則不復顧其未達者既不能親睦宗族豈復能愛民重士汝曹勉之故諸姪為郡多可紀者實安人發之安人平居食不二味晚歲

屏不御蔬布案晚歲屏不御蔬布句不可解疑有脫誤持律甚嚴約已節用一介不妄與至親間一急難極力資助略無吝色大夫公捐館時治命以五百金為安人奩具且使其子掌之既而莫償安人曰向先人治命慮家貧也我今幸有托我視凡猶父也可計較耶遂不復受靜淵平生樂施與家亦以之匱晚寓吾鄉民力素貧曦叛後連年荒旱多所賙給安人悉力助之靜淵既捐館家徒四壁諸姪之典州者各分俸為安人置田宅為娛老計在郡之西湖

堂奥粗備植松竹蒔花菓為亭為沼以奉燕游安人曰若專從事于此何以訓勉孫曹乃更為堂取靜淵誥詞中語榜曰操修翼兩齋合而名之曰西湖書院故兵部郎中謝公艮嘗為記之嘉定辛巳忽染風痺之疾幾殆其婦謝剔股以進翌日疾乃瘳言動飲食一如平時但足弱耳明年孟秋疾復作顧其婦曰為我語諸孫宜修身謹行他不必問疾革整衣衾恬然正臥以二十五日卒享年九十有四靜淵既升朝遇慶元郊封孺人開禧

大饗明堂如令封子若干人孫若干人安人天資淵懿
純誠務實教子孫不以富貴利達為欣羡而以聞善為
義為急其孫鑰夫被賞延時嘗再舉進士矣族黨勉以
赴調請於安人安人曰孰不仰禄然未壯而仕廢其學
不可後五年當路致之且力請於安人又不可去年冬
忽語鑰夫曰汝欲調官寧無廢學鑰夫曰不敢乃許之
於是鑰夫來言曰鑰夫生兩歲而孤所以撫育教誨使
不至於顛越者緊吾祖母是賴今禄已不逮養抱終天

無涯之痛向也嘗卜宅兆於石照縣龍塘莊之原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願得先生為之銘以掩諸幽以信于後以贖其不孝之罪正惟始者試吏幸嘗與靜淵聨仕於遂寧相與既深固知其內之賢也後二十年後鑰夫從正遊觀其趨嚮審其所得於家庭者又益知安人之懿行如鑰夫所狀者之不誣令其葬矣於銘何可辭銘曰汾之源兮深深汾之流兮洽洽會于天潢兮有典有型淑儀懿範兮充于户庭佩蘭芷兮餐參苓天何為兮

霜夜零履艱棘兮色不形目炯炯兮髮星星如松柏之茂兮則百斯齡五福兼備兮且康寧雖無贏金兮笥有羣經乃種孔嘉兮乃發惟馨謂余不信兮來考斯銘

張孺人墓誌銘

前通判成州趙式父運輿遣其子巖來言曰先孺人棄諸孤諸孤哀慕夙夜不寧今七閱月宅兆既成將以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勉奉大塟重惟先孺人平日行乎家庭施於宗族以及乎隣里鄉黨者具有本末今而無

以傳示久遠是重不孝之罪也子盍為我書之其發書泣曰某不孝越在草土荒迷不能執筆誠無以堪此事則又曰始子入對集英過吾鄉吾方居具慶下子來敘同年之好則請升堂拜吾父吾母是日吾父吾母甚悅期子甚遠昨者子領左符來吾鄉又屢得拜子之父子之母視之如往時吾父吾母之視子今天降酷罰兩家之親不幸至大故以吾之痛毒知子之不堪也然子之喪其親今也亦既以朞月矣子則哀其親而遂無以及

人之親其如朋友之義何凡三往返不能却其請益勤乃不敢終辭因為叙其大槩以銘焉孺人諱慧清姓張氏世為洺州人其居號張村以財雄於鄉曽祖陟贈忠訓郎祖周登政和二年武舉第仕至武翼郎考濳保義郎妣竹氏某州軍團練使四廂指揮使秉之女孺人生撫州金谿性慈仁而氣剛直有河北之風及歸木洞趙氏為冢婦乃能怡顔下氣順事其姑輯睦二姒每事必問而後行内外宗族率皆宜之凡

祭祀賓客修治黍稷祇飭蔬菓為酒為醴靡不精潔士大夫往來三峽者歎異焉自處儉約見凍餒者與阨疾者必惻然加恵及專家政躬自操執飯食率後於人衣服器用務從質素晚雖豐裕且就禄養亦不改坐必端莊未嘗傾倚被酒即起家人勸之稍自舒散者輒作色曰父母訓我如此至死不變常有氣懣疾自七十以上脫然無復他苦更康強步履輕健至是復覺氣懣命家人扶坐胡床少頃而逝實嘉定十

六年四月二十有九日得年八十有九子男三人長
其先二十年卒次運輿宣教郎季遇女二人長適魯
仲璉次適何震孫孫男七人曰衎曰衛曰衙鄉貢進士曰
衛曰微曰衎曰衡曰衢女八人歲在甲寅天子推慶
壽恩特封孺人孺人性孝慈友弟每歲子孫環侍奉
巵酒以進按此下有脫誤原本所載銘云維人之生稟命于天其賦也均其受也全二氣流行
清濁以宣或鍾其會或蹈其偏或達而夭或窮而延
有美斯人温厚粹淵宗族稱孝鄉黨稱賢鄉賢彙征
如茅斯連獨不得進優游林泉疇昔及門黃髮華顛
雞犬馴馴清風蕭然詩書滿家子孫滿前壽考康寧

八十四年乃書其事銘于新阡庶幾來者將有考焉

按此銘不知何人之銘詳其文義決非張燾人之銘也係當時鈔寫之誤無别本可校仍附録於此

跋

書易學啓蒙後

伊川易傳既成然猶改正不已有欲觀者第出而示之未傳以本暨易簣方以授張思叔尹彦明葢慮其本既傳後復有所更定學者莫知所適從往往或以前為信後為疑而反誤學者故謹之耳晦菴先生為易傳方脫

槀時天下已盛傳之正嘗以為請先生曰學者宜觀啓蒙時先生已授後山蔡季通則謂正曰子往取而觀之易之學庶幾可求矣先生葢不自以易傳為善也啓蒙之為書發明象數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藴葢集古聖之大成也然先生之於易以為本為卜筮而作方作易傳時其說已自如此二書之指雖精粗之不同而其大本亦未嘗不同也後之學者觀之易傳則可見先生初年學易所以發明彖象文言者如此觀之啓蒙則可見先

生後來學易所以舉綱撮要開示後學者如此本末先後自有次第不可不知也然今之學者類卜筮為術家象數之末矣易為性命之書於先生易本為卜筮而作之言有不釋然者是蓋見乾元以下論説甚大不但施於卜筮而已也不知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畫之外初無一詞當其時也不以卜筮將何以乎但聖人之卜筮所以決吉凶動靜存亡進退之幾所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以前民用雖不離乎象數

之間而究其用非術家之謂也周公作周官之書以詩書禮樂教國子而三易之法掌於太卜秦焚詩書而易以卜筮獨得不焚是易之為用自文王以前既如此周公以下又如此其源流亦可知矣今先生之言推原古聖人作易之心以示天下後世豈不深切而著明乎眉山楊仲禹篤好先生之學併刋二書以貽同好正喜其志之廣也敬為書其後如此嘉定五年冬十有一月門人度正謹書

書晦菴易學啓蒙後

正嘗請問易有聖人之道四占特其一法耳易之道宜無不該先生傳易專以占之一法推之何也曰易之道固無不該然聖人作易本為卜筮以前民用令從其所自起而求之庶幾可以見聖人之意耳正時雖不敢復問然其心中猶有未釋然者一日先生使人呼之親以古今家儀一書了翁台州謝表一道書藁一紙筆一束授焉正退閱其書藁其一答王峴秀才書論為學以收

放心為本及讀書之法其一乃答劉宰君房論易書謂此書本為卜筮而作今其法已不傳諸儒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成書為人竊出有悞觀覽啓蒙且欲學者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要之此書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易曉先生之於易其説葢如此所謂本義者今世所傳易傳是也其曰本為卜筮而作者葢以奇偶之畫即著之所

由起而其體制與詩書文字絶不相類先生所以斷然為是說者葢將以發千古之秘使學者推本而求之而自識其所以然耳其曰此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易曉者非謂學者不必從事於此而可以東之高閣也葢學者之病病在於馳騖高遠而遺其卑近未能知夫洒掃應對之節而妄意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未能識夫事親從兄之實而妄意於範圍天地之化曲成萬物通晝夜之道曾不致謹於下學之功而汲汲於上達之

求其卒也必至於窮大而失其居焉自謂窮神知化而實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知死生之説而實不能原始反終自謂知鬼神之情狀而實不足以知精氣之為物遊魂之為變世之學者鮮有不溺於是者故先生之意必使學者先從事於詩書論孟然後循序而進之耳學者果能從事於詩書論孟而有得焉則其於讀易也必將嘿識心通而有所入矣非為易之難而學者不當致力特不可以是為先耳昔者明道推康節之易學以為

加一倍之法他日舉似康節康節歎其敏悟其後伊川問一倍之説則曰當時因試院中無事偶取而推求之見其如此今不復記矣正每讀遺書至此再三致思而莫能入則未嘗不恨其説之無傳也後始得啓蒙讀之於是洒然使人無復遺憾嗚呼先生之於是書發明先聖賢已絶之微言多矣讀者其毋以易心求之嘉定六年四月已卯門人巴川度正謹書

跋吕與叔易章句

余家舊藏呂與叔文集禮記解詩傳而未見易章句豫章羅傳之堅甫得之刻之陽安之學宫與叔初學於横渠横渠卒始從二程伊川嘗謂其已經横渠指受者雖有未盡重於改易葢如中者道之所自出之類是也今觀易章句其間亦有與横渠異而與伊川同者然皆其一卦一爻之間小有差異而非其大義所在其大義所在大抵同耳横渠之學究其天人之藴如西銘之意伊川以為孟子以來學者之所不到則固無可議至論清

虚一大而有清者神濁者不神之説論窮理盡性至命而有浚流窮源之説則伊川葢嘗以為有未安者使天假之年日新又新義精仁熟則其所到又豈止於是而已也考之東見録伊川横渠之言辨析於毫釐之間反復曲折以求夫至當之歸者無所不至與叔皆詳書而備録之吾知與叔於此消釋於其所疑融會於其所得者葢不少矣決非有所吝者也雖然世之學者習於所聞者執而不變安於所見者固而不化其於徙義之勇

遷善之功誠不能無可恨然視夫師死而遂倍之者豈不賢哉豈不賢哉余是以備論之

性善堂稿卷十五

宋 度正 撰

跋

書晦菴所釋西銘後

程子嘗謂韓退之原道之文非其胷中識見之高安能於千百載之下辨别是非斷然如此然其言止及於治天下之道而未及乎性命之藴其於本末猶有未備若張子之西銘則原道之祖宗也自今觀之漢魏晉以來

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無有能言大學之道以覺當世者獨韓子於原道之篇主正心誠意以為説是其所見固已超出乎諸儒之等夷矣然其所以為言則斷自正心誠意以下而不及夫所謂致知格物者何哉夫欲明大學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豈惟天下國家之理有所未盡反之吾身亦將有所不察此張子西銘之書所從以作也歟先生嘗謂正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人物之所資以為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

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某初讀西銘時便得此意其後因補葺之以釋西銘云先生之於西銘因張子之意而推明之精粗本末無不曲盡然此二語者葢先生之釋西銘之綱領而學者之所當知也覽者更自求之嘉定六年三月戊辰門人度正謹書

跋申請釋奠禮

正少時入鄉校見孔子南面顔孟位其左西向北上處處皆然意其于禮經當如此耳及見揮麈録所載以為

孟子本位于右自王安石升配位于顔子之下而居于孟子之上故退孟子于左而列于顔子之次其後罷去安石有司但撤安石之像不復正孟子之位故顔孟俱位于左耳竊嘗以蔡京蔡卞雖懐姦挾邪黷亂典禮靡所不至然亦必不敢顛倒錯謬如是之甚今觀晦菴先生所申請釋奠之禮乃知國朝祀儀正位居中配位居東西向或有兩位止為一列葢古人尚右以右為重無位于左者政和更修新儀則配位南向西上然亦不位

于右况紹興以來復仍其故顔孟居左為一列乃其舊章而揮麈録所載皆好事者强為之説而非其實耳正竊惟聖宗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葢自太祖皇帝首製文宣王賛官其四十四世孫宜以為曲阜簿而親謁于廟者一太宗褒封宜為文宣公而親謁于廟者三真宗幸曲阜謁廟展拜又親製賛又幸孔林降輿乗馬至其墓次設奠再拜神宗詔以孟子配食徽宗詔繪子思列于從祀高宗中興又親製賛文至七十二賢亦

皆自為之其所以作興斯文之意葢無所不用其極是以三百餘年之間真儒間出而洙泗不傳之學于是復傳于世然配享從祀之位釋奠釋菜之日與夫器幣之數登降之節所以頒之天下行之郡邑者乃或有所未定至吾先生述而修之補其遺闕正其疑誤然後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豈百世之典禮亦有所待而後成歟惜乎奉常未及施行權姦用事偽學之論起有司顧望抑而不宣世之愛禮者深惜之吾友羅堅甫傳之篤志于

斯適從先生之子得之以歸分教陽安始倣其制而為之器其餘亦皆考焉以從既又刻之版以貽同志可謂知所本矣然先生此書亦有未備者紹興初故侍講文定胡公甞謂康節明道伊川横渠著書立言發明聖人之學有大功于名教乞下禮官討論封爵載在祀典以詔後學乾道中故太學録魏公亦謂安石學術不正誤天下國家乞黜安石而升濂溪二程横渠皆未及行今先生既未暇及此而廟位次序列安石于末而無所議

若將以為當然者然其申請第一事固已先乞明載安石降在從祀指揮而禮寺已為備録龜山之章龜山之章拔本塞源已極其情狀令故揭之而無所諱則其意亦將有望于後之君子旼而正之矣恐或者不達乎此遂以廟位次序為已經先生之手而無復可議故復及之覽者其詳焉嘉定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門人山陽度正謹書

跋樊允南詩

汪玉山帥蜀薦蜀士十人山齋樊公為首遂自眉倅得雅安朝廷方欲進用時山齋年六十起居甚健遽丐閒不就士大夫以是益高之人謂山齋中流勇退若將厭薄世故一丘一壑逍遥物外者忽見胡氏子侍父母篤疾有至行則為之賦詩又為之率鄉之賢者同賦汲汲然推美稱道若將不可及者然後知山齋為盛德君子而非矯世以自高者也正閒故中書舍人閭公既引年而歸有宣和宰相之弟寓其鄉適與為鄰者閭公論之

曰臣不顧與此人同鄉朝廷從其言爲移徙他郡嗚呼山齋之詩所以勵人子之孝于其親者閻公之言所以勸人臣之忠于其君者二公于閒居謝事之餘其隨事著見卓然如此其立乎本朝見之行事槩可知矣天下風俗其有不厚者乎正不及見二公獨幸得識山齋之子士廸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者也一日出示此詩其所以警世俗之偷薄雖凛然若不可犯而其忠厚惻怛之意亦藹然見于筆墨之外往時馮縉雲過成都

與諸名士分韻賦梅龍餘一字莫可付時山齋在青衣特以付之其為當時推重葢如此况其晚年之作乎因併書之使刻而列之鄉校以見前輩維持風俗之意云嘉定六年二月癸亥山陽度正謹書

跋濂溪序彭推官宿崇勝院詩後

濂溪雅好佳山水復喜吟咏吾鄉北巖釣魚巴岳龍多皆其勝處意其當時經游所賦所題必有存者每至其處從容搜訪不復可得嘉定十二年冬邸吏報至正蒙

恩知重慶軍府事有溫泉寺僧於過道得片石旁鼻若有字畫者拂拭之見其姓名曰新使君每誦說濂溪先生此其筆迹耶則以告吾友羅堅甫堅甫以告時正方集濂溪遺文且修其年譜得之喜甚此序乃濂溪自述其平日所歷比其他所記最為詳備濂溪初仕時年方踰冠從而講學者已如此亦足見其聞道之甚早也謹按明道十四五伊川十三四從濂溪學問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推官之子一見明道歎其老成遂

以女妻之其講聞之久葢有所自矣推官以其子貴贈
尚書濂溪既盛稱其詩而明道亦謂其治經術以能詩
名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而以東宫官退居二
先生所推如此然正閱百家詩選及江西宗派皆無之
嗚呼前輩遠矣後生日趨于文貴華而賤實遂使大雅
清風之作日以湮晦可勝歎哉正恐此刻蹦藉之餘久
而漫滅遂摹刻二石一置郡齋一置濂溪祠堂以示吾
黨之士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文靖公程文跋代吳侍郎

此文靖呂公少時應舉之作也案家狀習春秋論語墨義詩賦雜文時務策今存者惟春秋論語墨義各十道詩賦論各一首賦與論意緒宏遠已有宰天下之氣獨經義不工葢時未尚經術耳初公為小官伯父文穆公已深器之薦之真廟已而遂相仁宗公雖長于智慮然其為相實以安靜為本每不欲有所更張當時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輩亦皆不樂之然公處之泰然葢未嘗

以為意也其後首引范公與之共政及公易簀仁宗手詔以人材為問公具以對葢自韓魏公而下見于慶歷聖德詩者皆公密具以聞者而世罕知之也獨歐陽公知之故于范公神道碑中具載此意而忠宣公不悅歐陽公至變色語之觀忠宣處元祐則祖歐陽公之意攷之行事與前日大異葢晚而後識此意耳歐陽公又嘗以此語老泉老泉亦謂此意人無有知者元祐中蘇文忠公行小申公平章軍國重事制首及烈考相昭陵清

靜寧民勞謙得士又謂儀型之老多其賔客益述歐陽公所以告老泉之意耳嗚呼朋黨之論何代無之雖仁宗之世亦不免然卒不能為患者葢當時在位之君子德量有以勝之耳公六世孫祖周出示此文覽之慨然因為及此後之君子將有取于斯焉嘉定三年五月

書東坡與元明帖後

往年後溪謫房陵時寺丞唐德輿文為益昌正為教官前之攻後溪者為蜀帥後之攻後溪者未下坡後溪至

益昌總使漕使皆不敢出寺丞獨攜酒菓挐正謁之於所寓館從容終日而後歸明日總使漕使以正嘗登後溪之門遂各使其屬洎正往餞之又明日送者至百堂寺皆辭正獨至三泉正不欲入城留龍門會其日中秋月夜三泉使君訪後溪後溪曰吾有客在此可共坐否使君至使人見招平明使君去正過金牛別後溪寺丞自十四至十六三具酒相約應者辭以疾此日又具酒且曰客不來傳言者不達耳應者皇恐吐實曰官無他

送客未歸耳正既歸則謁寺丞白其故曰後山之出正少思慮夫白之州而州從之則為州之失白之不從不從而往且有方命之嫌二者無一可是以不敢告也寺丞雅以為然昔文忠蘇公謫黄岡也山谷之兄既餞公於南都已而又送文定於高安夫豈有為而為之者方其熙豐顧安知有元祐及其元祐顧安知有紹聖各適其適而是非得失於是乎判矣而或者當公道泯滅之時不自植立雷同苟且揺尾於權貴人之門希望驟用

及事定之後又不知自悔其失迺曰彼之從遊於大人君子者偽也徼福也嗚呼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是道也夫人皆可為莫之禁而不為者也有志於是者宜自求之因觀所藏文忠手帖感歎古今人事之變敬書其後

跋三舍人帖

宋次道蘇子容李才元相繼繳論李定除命三人竟以

罪去竊意其當時言論太直犯人主之怒必有以自取者今觀之不過鋪陳典故謂不宜驟進小官以開夫天下奔競之門而已持説雖甚堅然其所以發於詞氣之間者又何其和平而温厚也葢當是時荆公新得政大變祖宗法度元老大臣皆不以為然定新自外來傅會荆公以希進用於是極口賛美稱道荆公大喜驟加拔擢將以風動列位非神宗之明有所不察也當時三舍人雖以罪去而定命亦格士大夫為之增氣人到于今

稱之嗚呼遠矣後生小子未經師友妄肆胷臆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知有已之好惡而不恤國家之事體苟恣所見惡言詈辭衝口而出無復一毫顧忌其不旋踵至於身敗名滅宜哉才元之五世孫佃與正善因得徧觀其先世寶墨感歎之餘敬書其後嘉定六年正月巳巳山陽度正書

跋計次魏所藏先世帖

破荒先生計公者蜀之篤行古君子也今觀此數書者

亦可槩見矣公於龜山為前輩而因其姪質所疑於龜山至於再至於三若不能自已者非其力學好問老而不倦安能如是之勤勤也其一書云楊中立久安所習乍見乖異不能無聽瑩謂雖乖異不無聰明也久當自悟若左氏學子房蕭陳陸賈劉敬叔孫通之造漢即由之謂子房陸賈叔孫通學左氏尚可蕭何起刀筆吏陳平起屠劉敬起戍卒亦謂由左氏學正竊疑焉雖董仲舒賈誼不能也中立獨非所論為復并左氏非之計料莘老亦未能遽達也請問晉滅虞號同姓不名何說因信試

及之要知其解何也必曰虞虢有罪末若邢之罪也而衛燬名云云又一書云楊中立見聖志論否云何又一書云楊中立發去也末且與伸意聖志如有論難可闕一字來當與辨析令通也今龜山集有書問明道春秋伊川集亦有書答龜山史論其事頗與此合公書云六哥太博豈其姪為太學博士而龜山在太學時耶初龜山遊太學從伊川兄弟學問所造稍自精詣太學之士幾指目之以為異類公亦云乍見乖異宜也蓋洙泗之

學不傳久矣自濂溪始發明之一傳而為伊川兄弟當時驟聞之者類多駭愕忌日不御酒肉禮也而謂正叔不好佛何為食素慶弔不同日禮也而謂聞哭而不歌未聞歌則不哭至於不勝其忿遂直指以為姦邪所見不同至於如此公雖以龜山為乖異然其心拳拳然欲相與往復商議有問之弗通弗措之意視夫一言不合輒相詆毁不顧天下後世之公論者豈不相千萬哉公之六世孫仲驀出示此書三復之餘不勝仰歎因具述

其事以示同志嘉定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山陽度正伯周甫書

書山谷手帖後

山谷謂濂溪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延平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又謂其學者曰宜常存此於胷中以自涵養又曰應事接物胷中無滯礙方是洒落學者至於是將無入而不自得矣方党京得志痛斥元祐諸人生者遠竄死者追削搢紳之禍酷矣山谷於是移書其家如

平日豈胸中洒落人固自爾耶山谷之世孫出示此卷覽之慨然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願為賦之云

跋伊川先生帖後

正為遂寧戶掾友人王君世垕數數為正言城西傅君光家藏先正韓范諸公手蹟甚富廼祖大夫公嘉祐初實見濂溪周先生于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艮遇等說贈之其後程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為邑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間手筆相問往往皆在正每見王君必

悉意咨懇屬以訪求周程諸先生手蹟慶元二年正月四日王君忽自山中來謁講禮巳袖出伊川先生手狀一幅徐加考訂殆先生入蜀時筆也大夫公集以為日記冊此板起六日終七月十六日内載王氏父子吕氏兄弟遷擢蓋熈寧間日報作細字背面皆滿先生字處闕之獨得不謾又問濂溪書曰亡矣正且悲且喜謂王君曰正不敏讀諸先生遺書學其學求其道今十餘年矣每見當時一事一物如南國之棠曲阜之履旁皇不

忍去之也今此紙幸脫於敗爛之中然諸先生所以開示後世者世方以為奇貨安知叔孫武叔輩見之不遂投之水火耶為我謝傅君正奉藏之俾勿壞其年秋傅君來言曰先生之書謹如命大夫公諱耆字伯壽名在元符黨籍光字用之世垕字叔載後學樂活度正謹書

按此篇見朱晦庵大全集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今採錄補入